



## 剩下的孩子



◎作者:[美]莉安·纳文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我们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爸爸,妈妈,还有藏在衣柜里的我”

★一部令整个美国心疼落泪的疗愈力作,6岁孩子扎克的纯真视角去回忆一个家庭过往的悲痛以及现实的冰冷

16

安迪的工作是拿盘子,给我俩倒牛奶杯,但今晚不行了,因为他还没做家庭作业。所以我就替他拿盘子,帮他倒牛奶。爸爸坐在桌边说,他一天到晚上班都要疯了,回家就不能安安静静吃顿饭?他还说,哦对了,后门就这么开着,邻居估计都听见你们喊了。妈妈也坐下,朝我伪装个笑脸说,“扎克,谢谢你摆桌子,你可真是个小能手。”

“是啊扎克,小屁精,”安迪接话。

爸爸两手一起拍桌子,盘碗都跳了起来,牛奶都洒出杯子了。声音那么大,我吓的跳了起来。然后爸爸就开始朝安迪吼,邻居肯定也听见了。那就是我们最后一个正常日子里吃的最后一顿正常晚饭,现在只过去了一天,我就只能跟爸爸一起晚饭吃麦片了,妈妈不在,安迪也不在。昨晚吵的也是最后一架,因为安迪不见了,没他就不能吵架了啊。

我在想,不知道大蛇是不是也被有枪的人打死了。那别的蛇呢?说不定现在都在学校里到处乱爬了

呢。爸爸手机又响了,这次他终于从口袋里掏了出来,看着屏幕。“我的天,”他说,“我得去打电话了,要给奶奶回电话还有玛丽伯母还有……别人。很晚了,咱们上楼准备睡觉好不好?”

微波炉上的时钟显示,现在是10点30分,真的好晚了。以前我只晚睡过一次,是7月4日国庆节,我们去海滨俱乐部看大烟花,那是我第一次去俱乐部参加大趴体,因为我们今年才刚成为那个俱乐部的会员。我可喜欢去俱乐部了,因为想去哪就可以去哪,去海滩上啦,去网球场啦,去小凉亭啦,到处都很安全。我们夏天要在那里待好多天,妈妈爸爸跟他们的朋友一起坐在露台上喝酒,天黑了我还没睡,妈妈都不管我。爸爸公司好多朋友也在那个俱乐部,爸爸要跟他们一起去俱乐部玩,说是很重要的,还说让我跟安迪跟他们的孩子一起玩,这样就不用早回家睡觉。

7月4日的烟花天黑以后才开始放,夏天的时候天黑得晚。我们待

在那里看完了所有烟火,真的好酷,海那边还有好多不同种类的烟火,我们在这边沙滩上能全都看见。

烟火全放完了,我们就要走了。规矩是这样的——放完烟火,就要回露台。但安迪没过来,所以大家开始找他。最后,爸爸在钓鱼码头找到了他。如果没有大人陪着,安迪是不许去那边的,因为那是整个海滨俱乐部里唯一不安全的。一路开车回家,他们吵的特别厉害,爸爸说安迪怎么能在公司朋友面前那样丢他的脸?那天我也像今天这样,10点30分才上床的。

我们上了楼,走到我房间,要先经过安迪的房间。爸爸一下就走了过去,很快,好像不想看里面。“换上睡衣准备上床吧,”爸爸就说了这么句话,然后就走向他跟妈妈的房间了。然后我就听见他在讲电话,可听不见是跟谁讲电话,因为他声音很小,还把门给关上了。

我回到自己房间里,一切都跟早晨时一样,但感觉就不一样了。妈妈不在,安迪不在,什么都不一样

## 感觉不一样了

了,而且好像自从离开房间已经过了很久很久。

我看得见,很平整,我想象着早晨去上学后妈妈来铺床的样子——每天都是妈妈铺床。我也不知道干嘛要铺床,反正晚上还是要摊开的,可妈妈说她以前可是A级客户总监呢,什么都要整理得好好的。今天早晨明明就像是正常的日子,所以我们上了校车后,妈妈像往常一样,铺好了床。可能就在有枪的人来学校那一刻起,就不正常了,但妈妈那时还在家铺床呢,根本就不知道已经不正常了。

我想起今天早晨,我跟安迪就在格雷太太家的车道上等校车。那时还没下雨,我们到了学校才下雨的,不过天很冷,但就算天很冷,安迪还是穿了短裤。安迪老想穿短裤。早晨他又因为穿短裤的事跟妈妈吵了架,妈妈说气温要到15度才允许他穿短裤,可就算不到15度,安迪还是会穿短裤,今天就是13度多点,我都用iPad查了。

(精彩下期继续……)

## 新星



◎作者:柯云路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回顾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文学创作,柯云路是一个绕不开的作家

★县委书记李向南,改革之初的政治新星,让我们领略到中国改革之初激越的旋律

20

“这一眼就看出来了,你对怎么搞垮你的对立面是有全面考虑的。”

“我并不想搞垮谁。”

“那是你条件不成熟。条件成熟了,你肯定要把反对你的人都搞掉。”李向南转头看了小莉一眼,这个姑娘又可爱又可怕,尤其是她是省委书记的女儿。不过,李向南自有自己的对策。

他赞赏地笑了笑:“你哪儿来的这样的政治头脑?”

“天生的。”李向南又笑了笑:“和你坦率说吧,小莉,我的思想是:第一,坚持改革现状的路线,制定正确的战略和蓝图;第二,为了贯彻改革的路线,我要采取各种措施,包括组织措施;第三,我最终希望所有人,包括我的反对派都能拥护我的改革路线。”“征服你的反对派?”

“你愿意用征服这个词,也可以这样说吧。你对这持什么态度?”

“我刚才不是说,我还没找到我的立场呢。”“现在呢?”

小莉转头看了李向南一眼:“要说,我当然希望你彻底失败。这是我的立场。可我……”她又看了李向南

一眼,“也希望你成功。”

“为什么?”

小莉用姑娘特有的目光明媚地看着李向南:“不为什么。”

李向南心中微微一动,有些微妙而敏感的意识。他长者般地笑了:“矛盾。”完全变成县委书记的口吻。“我从来就不管矛盾不矛盾。”

李向南又看了小莉一眼,这是一个他从来没有见过的姑娘。

他们走到了这条街的尽头。这里立着一个小小的城门楼,是明朝留下的建筑。城门楼上有三间红漆花格木门的房子,城楼的楼梯口旁挂着一个白地黑字的木牌:古陵县群众来信来访接待站。过了城门洞,前面不远就该是喧闹器杂的自由集市了。一过城门洞,他们就走不动了,这里熙熙攘攘挤满了人。

“告诉你了,这事情去找司法部门,找公社嘛!”城门楼上站着一个小高胖魁梧、满脸黑胡茬的干部,正在朝下尽量克制着不耐烦大声嚷道,“你们大伙儿解散。听见没有?我命令你们解散。这不是看热闹的地方!”

是县委组织部部长罗德魁。

一个脸色憔悴的妇女背着孩子从城门楼侧梯上心有不甘地一步步扶着墙走下来,走两步又仰头向上央告着。城门楼下是围观的人。根据李向南的指示,接待站每天早晨六点半开始接待。罗德魁今天在这儿值班。

“怎么回事啊?”李向南走进围观的人群。周围有人认出是县委书记,都窃窃私语着很快静下来。小莉也锁上车挤进了人群。那位妇女抬眼看看了看向她问话的人,眼泪就要往下落。

“她说她丈夫几年前抓住了偷仓库粮食的大队长的兄弟,反被诬陷为盗贼,吊打一夜逼死了。”罗德魁在城门楼上大声说。

李向南望了望城门楼,又问这位农村妇女:“是这样吗?”

妇女点着头:“他们打了他一夜,又逼他,又……”

李向南和善地伸手打断了她的话:“先不用详细说。你告诉我,这几年你上访几次了?”

“连这次有五十次了。”

“你是哪个村的,离这儿多少里地?”

“马家岭的,离这儿八十里地。”李向南目光凝视地点点头:“你家还有什么人吗?”

“就我们娘俩。”

“县委过去对你的上访批示过吗?”“嗯。”

“为什么没解决?被谁卡住了?”妇女犹豫地看看李向南。

“不敢说?怕?”李向南耐心地开导她,“你要告凶手,可有人保凶手,是吧?你不敢说怎么办呢?有县委给你做主,不用怕。”

“……”

“那你丈夫的冤,永远也申不了啦。”

“不,我要找李青天。”

“李青天没有,李书记有一个。”

“我就要找李书记。”“我就是。”

“你就是?”妇女愣怔了一会儿,张嘴开始急急说道,“公社副书记是他大舅。他们……”

“你先告诉我,那个副书记叫什么?”

(精彩下期继续……)

## 撕裂



◎作者:丁捷  
中国文联出版社

★二月河盛赞的作家丁捷最新反腐力作:零距离透视文化圈腐败真相

★一个渴望有所作为的人,如何才能以成功者的姿态在角逐中脱颖而出?

3

“本来我是知足的,你想啊,我一个农民子弟,当到市领导——当然是个县级市!可听起来不都是市吗?北京上海是市,咱们干水也是市,什么县处级、厅局级、省部级,绝大多数老百姓,尤其是外国老百姓,听起来是一回事。名片上印出来的头衔,不都是什么市长市委书记嘛!呵呵,不说这无聊话了。——可是,这新来的书记不是个厚道人。”顾东岳一边切着鲍鱼,一边话锋一转,说,“我是从组织部部长提拔的常务副市长,理应顺理成章分管财政市政等工作,可新来的书记却让我管文化工作,真想得出!”

“那也挺好啊,文化工作很重要,而且当下文化产业兴起,只要想做,有做不完的事。”张一嘉举杯说道,“我们文化产业界的人,看到管文化的领导,真的就如同看到了作品,看到了产值,看到了镁光灯,看到了票房和点击率,看到的简直就是我们的上帝啊,恨不能立即上去抱粗腿呢!”

顾东岳说:“我干过团工作、政府工作、经济工作、组织工作,就是没干过文化工作,那是细活儿,我是个粗人,干不好。今后老同学要多支持我啊。”

张一嘉不让老同学再喝了,叫服务员小姐泡了两杯浓茶,以茶代酒喝起来。

两人越喝越清醒。醉意消去六七成,张一嘉不知怎么,突然想起下午李天武与郭娜的事,马上就觉得这酒劲涌上来了,烦得很,一刻也待不住。以前听别人议论过,他们两个关系暧昧,今天也算被看穿和证实了。虽说有些预料,但这事真的发生在自己眼皮底下,张一嘉还真有些不舒服。本来下属这点隐私也用不着当老总的操心,但这点隐私的当事人,一旦是同事,而且有了上下级关系,这就有可能埋下隐患了。

张一嘉就站起来,说明天一大早集团要开会,先告辞。顾东岳一把按住他,说:“你以为我吃饱了撑的,就想找你叙旧?不是啊,兄弟。大家

都是忙人,快二十年了遇一次,我没有大事不登门的。”说完,从随身携带的提包里,掏出一沓装订成册的文件。

张一嘉耐着性子坐下来,翻看文件,是鲁南大学传媒系的毕业生实习和就业推荐表。材料显示:姜萌,女,二十二岁。籍贯干水。鲁南大学,新闻学院传媒系,广播电视主持专业,应届毕业生。志愿:干洲,国有文化产业单位,对口行业求职。

“是老兄的什么人啊?”张一嘉说,“现在我这里早就满编了,实习可以,正式进来不行,我们已经三年没有进一个毕业生了。毕业生进来,生意活不起来,我这是个企业,要挣钱养活大家的,一个吃闲饭的都容不下啊。”

“哎呀哎呀兄弟,别把话说得这么死。”顾东岳说,“这人对我重要,你得帮忙。她是我拐七拐八的亲戚,这件事情你帮我搞定了,我一定重重报答,我不会白占你的便宜。”

“嗨嗨,说什么呢,老兄!”张一

嘉下意识再去看来料上女孩子的照片,果然是一张漂亮的脸,就盯着顾东岳坏笑起来。顾东岳说:“你小子也别坏笑,这是亲戚家的孩子,受人之托嘛,谁没有个三亲六故的,这可是有血缘关系的。”

“那么远的亲戚啊,就别多事了,这找工作的事情,现在谁敢惹啊!”张一嘉说,“要是你自己的孩子,我就是挨个处分,也把她弄进来。”

“你小子,”顾东岳说,“这个忙你必须帮。”

然后说了一大堆如何重要的话:“女孩的父母,也是我顾东岳的恩人,当年上大学,我们家穷,两位老人给我顾东岳资助过不少,要不然连大学都挺不过来。”

这话把张一嘉说得心软了,就答应努力帮忙,并把求职材料收进了自己的包里。

(精彩下期继续……)

## 头衔